

解读孙宁

○ 胡建伟

2002年7月,孙宁有一次马来西亚之行。马来西亚被誉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不同的艺术流派常常汇聚于此,交流碰撞,异彩纷呈。孙宁受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邀请,在当地举办画展,并作学术交流。在孙宁个展的开展仪式上,展馆内人头攒动,人们从各地赶来欣赏来自中国的艺术。看了画展,时年86岁曾在台湾留学的画家范有卓,把孙宁拉到身边,指着墙上的《灶台》说:“看到《灶台》,我想到了广东老家,灶台上的碗筷使我想到了家人的生活。这情景,让我特别怀念家乡!”这就是乡愁了,深切思念故乡的忧伤情绪,是一种时刻眷念故乡的情感状态。远离故乡的游子、漂泊者、流浪者、移民,都会思念自己的故土家乡。乡愁,是一种文化哲学范畴,表征着一种历史情愫,更寄寓一种文化表达。

孙宁的母亲许瑞芝,解放前毕业于中专师范学校,后成为塘栖圣堂角小学教师。孙宁就在母亲任教的这所学校完成了他的小学学业。父亲在金华工作,15岁那年暑假,母亲带着孙宁去探望父亲,此后孙宁就留在了金华,这是他另一段生活的开始。

塘栖是一个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滋润了这座日益兴盛的江南水乡重镇。在桑麻遍地的水乡平原,富户雇人缫丝织绸的手工业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随后许多商人也直接经营缫丝生产,部分人则脱离副业生产走向独立发展的手工业和商业。时逢西方大机器工业方兴未艾,西风东渐,风气为开。于是,塘栖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发展机遇,商业的繁荣和土木的大兴,突出表现在明代中叶。“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修桥铺路,墩阜勾通,宅院广筑,临河两岸,市肆荟萃。一条大河穿镇而过,广济桥长虹卧波,舟楫如梭,风樯追逐云彩。巷陌深深,庭院深深,小桥流水人家,湖荡星罗棋布,街市车水马龙。

孩提时代的孙宁,就穿行在这样的江南水乡市井生活之中。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小镇场景、私家生活与情感记忆,构成了日后孙宁内心世界最隐秘最明亮的色彩,这就是孙宁乡愁最本质的内涵。一杯老酒,一口古井,一棵白果老树,一堵残垣断壁,一扇花格大窗,一块青石板,一座石拱小桥……都可能楔入孙宁的情感深处,融化于孙宁满盈艺术细胞的血液中。在数十年的历练后,孙宁成为知名画家,探索的脚步也从国内走向世界各地,步履潇洒,但无论走到哪里,童年的记忆总是如影随形,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孙宁写过一篇题为《木鸭埭的童年》的文章,描写了墨鸭埭的一件事,“门口的小河北通街上,东达圣堂漾,形成一个弯弯的宽水域,常年停满了小小木(墨)鸭船……这种船,摇摇晃晃,常人看着都感觉胆战心惊,根本无法驾驭。早上,渔夫们在船上用豆腐喂饱木(墨)鸭后,划着桨悠悠悠悠消失在圣堂角。下午,他们满载而归,提着鱼筐到广济桥南岸摆摊售卖,任凭五六条木(墨)鸭留在船上‘咕咕’叫。”这是孙宁儿时记忆中的墨鸭埭风情图,也是一组颇具江南水乡特色的连环画。墨鸭埭的生活,如孙宁所说在他15岁离开塘栖时“画上了句号”。半个多世纪过去,他回来了,可老塘栖不见了,墨鸭埭不见了,他说消失的不仅仅是廊檐、小桥、小河、小船、木(墨)鸭,更是经典的古镇文化!



《南横头》



《仓桥头》



《吉家桥头》

在传统社会的古典文化中,乡愁属于审美范畴,是人们离乡若干年后对故乡的思考与回忆,本身颇具美感。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积步丹青》画集中,孙宁画高原牧歌,画港城龙门,画迁途,画东巴调,画青铜罍,但画的更多的,则是古镇遗风系列、窗前系列、水乡旧梦系列、厅堂家珍系列。这些画作,呈现的都是古镇生活场景,粉墙黛瓦、井台吊桶,木楼廊檐、小河木舟,城墙石狮、枕河人家,明清家具、青瓷茶具,一盏马灯、单孔拱桥……《外婆的灶台》系列竟画了十二幅!这十二幅画,不是简单的重复构图。在他的笔下,半圆形的灶台,两眼锅灶,釉钵里一勺横斜,铜勺和蜡台,木质锅盖,调料罐,大小水缸,吊着的竹篮,搁于盘中的锅铲,花格窗,从凌乱中透着日常,一切都在蒸汽和烟火的氤氲中安然而祥和,这就是江南水乡的昔日家常啊。孙宁的童年生活,构成了画家孙宁的童年记忆,经时间的淘洗,叠加孙宁的“显影工艺”,固定于情感的片基,成为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属于画家孙宁的艺术世界的“黑白负片”。从这样的“黑白负片”出发,孙宁可以精彩纷呈,直至永恒。

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的重要发展时期,对一个人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从童年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各种感受、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在艺术家的创作中,童年经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的创作题材和作品情绪的格调。因而孙宁的童年生活经历,奠定了他的艺术发展方向。他曾经这样写道:“我较少关注时下五花八门的流行艺术观,可能显得有些落伍。我喜欢古朴与厚重,无论是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还是江南水乡的窗前灶台,都让我魂牵梦萦。因为它们既是大自然的馈赠——博大而雄浑,也是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沉甸甸,满盈盈。”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这是诗人的抒写。而我们欣赏孙宁的画作,没有办法不从哲学的高度去探究其乡愁的内涵。于是,我们想起了哲学家以塞亚·柏林说过的一句话:“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孙宁在艺术的道路上历经艰辛,也历经痛苦。但我更愿意相信,孙宁在这样的痛苦中收获了高度与深度,因他的艺术来自于乡愁,于是他在痛苦中获得了高尚。

画画,对于初中时代的孙宁来说,也许是宿命,也许什么也不是。那时候,无所事事的孙宁,随便找来一张纸,开始用铅笔依样画葫芦,以画得像为最高目标。于是,他有了为班级黑板报画插图的机会,这成为他一生造型艺术的开始。孙宁的高中时代,是在金华一中度过的。在那里,孙宁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美术老师蒋海济教他们画年画,这就比铅笔画和黑板报插图有趣得多了。

高中毕业后,孙宁遇到了他的中国画启蒙老师施明德。这位施明德,可不是一般人物。施明德,字峻峰,浙江东阳人,1915年出生,2022年8月离世,存世108年。就在2021年,施明德“一百又七岁”画展在永康市博物馆举办,在展出的作品中,最晚的是施明德106岁时的作品。这位毕业于国立英士大学艺术专修科的施明德,让孙宁终生感激不尽。在《怀念施明德老师》一文中,孙宁写道:“1975年盛夏,我高中毕业时的一个午后,父亲吩咐我去机关食堂多买几个菜,说晚上老战友要带外甥来家里做客。没想到这位老战友带来的外甥,竟是一位年过六旬的长者——施明德老师。他身高过一米八,戴一副棕色的眼镜,走起路来身姿挺拔,步履轻盈。从那天拜师算起,我和施老师有47年的师生情缘。让我拜在施老师门下,也是我父亲一生中明智的决定!”对于一位没有国画基础,更谈不上系统学习的弟子,施老师引导孙宁进入《芥子园》,从临摹入手,以自己的画作作为摹本,梅、兰、竹、菊、野鸭、公鸡,甚至青菜,一边执笔示范,一边授以笔墨理论。在临与摹的反复实践中,孙宁逐渐进入了中国水墨的美妙天地。在施明德的悉心教导下,孙宁在较短时间内便了解和掌握了中国水墨的调色、用笔和用墨的基本技巧。

劳坚清是孙宁的水彩画启蒙老师,这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早年习西画,尤醉心于水彩,学界评论他“深受19世纪法国写实画影响,面向自然,对景写生,观颜色,捕光捉影,多描绘朝晖夕照,田园村舍,稻畦果垄,春耕秋获,画风细腻严谨,设色微妙柔和,意境宁静深邃”。1976年的那个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施明德带着孙宁去金华二中,在学校图书馆,孙宁见到了清秀峻朗、精通中西画的劳坚清。孙宁在劳坚清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西画画册,偶遇即成永恒。

水彩画,是指用水彩颜料,以水为稀释媒介,在纸张上作画的绘画方式,通常有透明水彩和不透明水彩两大领域。十九世纪末,这种归类于西洋画范畴的水彩画开始进入我国。以中国水墨起步的孙宁,一脚踏进水彩画的天地便一发而不可收了。从1989年《银色奏鸣》入选第七届全国

美展开始,《灶台之一》《檐声伴秋色》《城南旧事》《曦明》《阳光》《雄关》《欲晓》《诗礼传家》《灶台之四》《灶台之五》《祥光》《汉唐遗韵》《古镇》《梦中故里》等连续不断出现在全国顶级美术展览上。由此,孙宁这颗画坛新星在水彩画这片美术星空冉冉升起。通过众多的作品,美术界公认孙宁是“一位很有艺术感悟力和创造性的水彩画家”,认为他以独特的水彩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淡淡的乡愁,化作满纸永恒的意境,令人沉思,令人留恋,于宁静中充满着空灵”。当然,丰收的背后,则是辛勤的耕耘与付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孙宁的作品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富有深刻的情感内涵。

写生即记录山川大地,记录市井烟火,记录各式人物等,但它不仅仅是对写生对象的简单记录或再现,而是倾注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写生更为创造。孙宁在写生实践中,展现他一丝不苟的精神,并以强烈的主观意识对写生内容进行加工、提炼、概括,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西塘水乡、石浦渔村、绍兴古城、四明山村庄,黟县、婺源、西藏、美洲、欧洲……都曾出现孙宁写生的身影,长期笔不离手地写生,让孙宁的思维开阔,作品意境深远,富有诗意。

人们往往有回顾过去的习惯。孙宁的回顾,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忆及,而是在回忆中徘徊深思,他的回忆充满了那一代人的艰涩与梦想。高中毕业一年后,孙宁从金华回到老家宁波做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那些年,他一边“战天斗地”,一边和施明德保持联系坚持学画。在宁波,他又拜出身浙江美术学院的刘文选为师。师从张大千、林凤眠、黄宾虹、潘天寿的刘文选,给予孙宁很大的帮助和指导。高考恢复后,孙宁考上一所中专学校,专业是化工工艺,与艺术毫无关系。三年后迎来转机,厂里子弟中学缺美术老师,藉此,孙宁被正式任命为美术教师。在教师岗位上,业务交流和专业进修让孙宁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国画,并在西画领域开启全新窗口。孙宁觉得,西画表现直接,色彩丰富,尤其是水彩,在材料运用上与中国画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孙宁爱上了画水彩。自1985年起,孙宁每年都会去金华住上一段时间,在劳坚清的耳提面命之下,勤奋智慧的孙宁在水彩画上有突飞猛进的进步。1989年,孙宁题为《银色奏鸣》的水彩画作品,成功入选全国美展。这是孙宁艺术事业的重要突破,也是他更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从此,他信心倍增、思路常新,在数十年的艺术创作中,逐渐形成集水彩画的灵动、油画的厚重、中国水墨的独特气韵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在当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得到画界广泛赞誉,也使他在美术事业上走出了一条颇具个性的发展道路。

艺术的演绎与风格的形成,离不开艺术家艰苦卓绝的跋涉。30多年前,孙宁尝试在织物上融入民间蜡染工艺,探索水彩画新的表现形式,试图在保留水色灵动与变幻的同时,增强抽象肌理的组织与营造,把中国画的空灵意境、水彩画的淋漓水色和油画的深沉厚重融为一体。孙宁说:“我的探索和尝试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大笔泼洒,激情挥毫之后,是长时期的理性思考、分析和调整,有时还抹去重来。其间,无助、彷徨、犹豫、失落的情绪常相伴,而惊喜、欣悦、欢乐、雀跃的体悟,亦是常相随。自我否定和自我确立,总是如影随形。”孤独的探索之路,充满荆棘,也收获鲜花。在中国美术界,人们称誉孙宁是“中国水彩画界最具怀旧意识的抒情画家”。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教授邓德根如是说:“四十多年的探索不止,但收获甚微,成了‘皆空老人’。孙宁能在布上作水彩,趋于成熟,令人敬佩。英国水彩注重色,孙宁水彩追求意,这正是东西文化根本性的差异。”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副院长、国际版画展评委卢伙生同样对孙宁的水彩画作出高度评价:“我在巴黎美术学院三十余年,第一次见到布上作水彩,成功地借用材料特性,丰富了创作语言,还提升了水彩画的品质。”

数十年里,孙宁参加了各种高级别画展,亦成功举办了多次个人展,在“积步丹青——孙宁水彩作品展”上,孙宁三十年水彩探索成果亮相中国美术馆,水彩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24年6月21日,“运河光影古镇塘栖——孙宁作品展”在临平美术馆开展。展上,孙宁将一幅为故乡塘栖大纶丝厂旧址画的水彩画赠予临平美术馆。孙宁上台发言,他的讲话是朴素而免俗的,他说少小离家,许多年后回到故乡塘栖,一些发小故旧聚集一起,讨论要为孙宁这位已经功成名就的老朋友搞个什么活动,孙宁接受了大家的好意,说要么弄条船划划。孙宁在台上笑起来,“那天我很开心,我比我的小伙伴们划得好,真的比他们划得好”。真诚童真,伴随着缕缕乡愁,就那样呈现在了孙宁略显沧桑的脸上,笑靥如花,颇富感染力。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游子归乡,千年无痕。

